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二

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戶宗禮生仲堪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為千夫長死國事釗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思

誠父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䟽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為陪堂生試國子伴讀中其選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丁內艱改景州蓨縣尹差民戶為三等均其傜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畀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

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
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袪其弊天歷
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
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
為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
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為良民他日買羊
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恕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
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懽同骨肉

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思誠憐其貧令為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閲官俄陞編修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閲之左右

昇閴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閲之者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陞司業拜監察御史與鄧倫圖等劾奏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迓思誠於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西達實特穆爾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唆

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偽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事及事敗詿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言罷起爲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僉書樞密院事韓鏞爲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奏爲治書侍御史總

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院奏為副使御史臺留為侍御史會平章亥布巴勒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姑徐之思誠趣入奏亥布巴勒罷大夫銜思誠將諆擠之思誠即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訪使入拜中書叅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

國子監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祿大
夫總裁后妃功臣傳會稡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
篤又為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為中書左丞御史大
夫納琳誣參政孔思立受賍事或欲連中思誠納琳曰
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
子祭酒吏部尚書與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
法以楮弊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銅錢為子命
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

為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為後皆人類也尚終為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歴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況祖

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説何足行哉偰哲篤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托克托見思誠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獨曰呂祭酒之言亦

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為動貽書參議龔伯璲曰去年許可用為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為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為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諭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轉鬬而入詢其故

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號令戒職事修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横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為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禄大夫大司農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三為祭酒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為名士

嘗病古註疏太繁魏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學正五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

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民分辦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戶多爾濟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訴郡同僚畏多爾濟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多爾濟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珍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

連廣東廉訪副使劉安仁坐繫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鞫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遷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箠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録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

驚以為神調濟寧路兖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

五年蘄黄賊陷嶶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通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索諾木巴勒等叛來寇或勸之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鬬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駡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干文傳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

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為之變俗初長官强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倚轉運司勢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為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長洲為文傳鄉邑文傳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

為受役者之助文傳既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上海兩縣之事委馬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為妾所生謂兒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懐乳之即飲王遂伏辜丹徒縣民有

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為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為首者當死司官從之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

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
京師娶娼女張為婦江旣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
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旣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
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涖官其
所設施多此類故其治行往往為諸州縣最韓鏞時僉
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謠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
吏之風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賞賚優
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

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偉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為尤長云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為

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天歷元年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干文傳治行為諸縣最所至郡縣為之肅然二年轉江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初歷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為時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

去五年臺臣辨其誣遂復起叅議中書省事七年朝廷慎選守令叅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爲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爲盜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土偶人于江凡境内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毁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宫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爲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

課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為多鏞居官廨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即銜之往往騰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詣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鏞治政雖細事其詳密多類此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十一年丞相托克托在位而龔伯璲

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鏞有言不見聽或以鏞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為甘肅行省叅知政事及托克托罷用事者悉誅而鏞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殁于官

李稷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稷幼頴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鉛山師方回孫鎮回孫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

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于朝堂以
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疑其為非督
弓兵擒之果盜鄰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
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擢御史
臺照磨至正初出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遷都事又入
為監察御史劾奏閹官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
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為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
邦刑章上流高龍卜于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

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嚕噶齊蠹政害民宜為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

四遷為戶部尚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税不實將履
畝起税稷詣都堂言曰方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
一行為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叅議中書省事俄遷
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托克托出師征徐州徐州
既平謁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以葬
勅賜碑樹焉既而召為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中書參
知政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使帝躬祀
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為侍御史又為中書叅知政事

俄陞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祿大夫十九年丁
母憂兩起復為陜西行省左丞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
服闋命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
年出為陜西行臺中丞未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
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
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穆稷為人孝
友恭儉廉慎忠勤處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悋尤
篤於鄉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沒皆撫其

遺孤人以是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為時名卿云

葢苗

葢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為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

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户部以請户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灾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貫今民饑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税糧嵗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

己至省民力什之五辟御史臺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
歷禮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
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
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
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天歷初
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為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
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
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

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創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為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

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擬苗僉淮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益御史朕欲聞其讜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書檄苗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必為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重紀至元初用薦者知亳州修學宮完州廨有豪强占民田為己業民五十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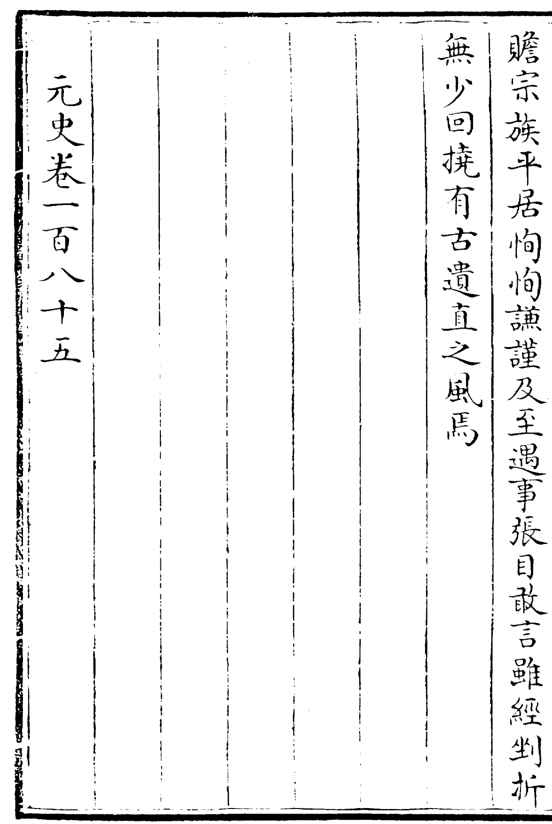
苗曰爾等罪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輕議四年起為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丁內憂宰相惜其去重聘之至正二年起為戶部郎中俄擢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為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為奸

刋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為戶部侍郎四年由
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
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
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
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寛仁乎卒用苗議罷之
出為山東廉訪使民饑為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
十二事劾宣慰使骫骳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
職田苗曰年荒民困吾無以救尚忍徵斂以肥已耶輒

命已之同僚皆無敢取名恭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為陜西行臺侍御史遷陜西行省恭知政事六年復入為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尋拜中書恭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為隘乎力辯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

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子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於是時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薦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

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言西土諸王為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以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乏之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陜西行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贈攄誠賛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



瞻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剉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汪澤民傳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安仁　原刻訛作劉珍按泰定帝本紀載錢珍挑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下獄殺之事覺珍飲藥死劉安仁坐受珍賂除名又考宋濂文集載此事亦作劉安仁今據改

葢苗傳後至元元年　原刻作至正初誤觀下文有至元四年復有至正二年可見葢順帝改元先至元而後至正也又考程鉅夫雪樓集載苗行視河道在元

統元年其明年為河南考官又明年改元起知亳州

據此則當云後至元元年今改正而於下文四年上

删至元二字以符體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六十五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三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二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録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合巹踰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

官且汙楨以黷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
案俱積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
汝曹所當議耶郎中呼察圖謁而謝之乃起范孟為亂
矯殺伊嚕特穆爾等城中大擾楨暮夜縋城出得免踰
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提領尚任俠武斷鄉
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楨執之盡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
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以為快守城千戶格爾妻
崔氏為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

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格

爾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以為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

官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齊拉欺罔之罪并

言明埒棟阿阿哩雅伊嚕布哈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讐

巴延賊殺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

誅而子孫凡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伯勒齊爾布哈阿

附權姦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

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

不聽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畧曰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内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

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四也其言不明賞罰之禍畧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

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曽無懲戒所經之處雖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棊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邱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

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為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虚名也今天下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頻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為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

至大有識者為之扼腕有志者為之痛心此征討之禍
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
廉訪司事至則劾中書叅知政事額森布哈樞密院副
使托克托穆爾治書侍御史鈕鈕弄權誤國之罪又不
報方是時博囉特穆爾駐兵大同察罕特穆爾駐兵洛
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
冀為事搆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遣額森布哈托克托
穆爾鈕鈕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

苟懐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懦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救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博囉特穆爾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奏除賛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庫庫特

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邱墟闗陜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閤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

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閤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兊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

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歸暘

歸暘字彦温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鉏奸擊强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為不法暘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頣指氣使輙奔走之暘獨不為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殺平章伊嚕特穆爾左丞齊喇廉訪使諤勒哲布哈總管色埒默召官屬及去

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使暘北守黄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叵測所為暘無懼色已而賊敗汙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歴炳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自此名譽藉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暘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既殁家食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

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為動宣寧縣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郭仲玉為人所殺有司以富察實勒當之暘察其誣蹤跡得其殺人者實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内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

所謂獲虚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吕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其策果將焉出賜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賜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録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斯可發叛詔以元帥舒噜遵道往喻之未幾命平章政事音

達理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舒嚕賜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况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實保卒其子實廸方為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實廸有兄弟不許賜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廣海猺賊入寇詔多爾濟丹將思播楊元帥軍以討之賜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楊就統其衆彼悦於恩命必

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郎中書用賜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内藏賜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祭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祭知政事多爾濟丹討之一軍皆没而多爾濟丹被執將罪之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濵之民習水

利者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多爾濟丹走京師請降暘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屢叛如暘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參議樞密院事十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暘為賛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暘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

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言人人殊卒從賜議俄辭疾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金文綺不受初賜在上都時托克托自甘州還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賜私第致托克托之命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為之柰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

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
使者迫之賜輿疾至京師臥于南城不起時海内多故
賜上三策一曰振紀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疊疊
數千言時以為老生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
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
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闕陜
小寧來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出冀寧强起之居數月復
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王逢志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為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為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名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

事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畧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

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
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
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
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
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
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
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
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

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
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保布哈與宣政使托歡内侍皇
太子外結丞相吹斯戩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
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
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托歡
布哈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
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
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

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
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
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
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宫而使諫臣
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虚器而天下蒼生亦將
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妻達實諭祖仁以謂
臺臣所言雖是但托歡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
與美除昔裕宗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

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折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

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乎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保布哈托歡乃皆辭退而天子令妻達實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

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子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妻達實以下皆左遷

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叅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
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七月博囉特穆爾
入中書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
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
林學士遂拜中書叅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
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禄大
夫而仍還翰林為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
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庫庫特穆爾有不臣之

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黄哻編修黄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伊蘇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强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庫庫特穆爾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庫

庫特穆爾近而重也今庫庫特穆爾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庫庫特穆爾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寛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强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庫庫特穆爾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伊蘇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

前說動以言者為庫庫特穆爾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
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
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
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為南軍之所忌
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
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
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
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

況聞庫庫特穆爾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絶於
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
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
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
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
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
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
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奉

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大明兵進壓近郊有

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

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

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

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

出健德門為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目眇貌寢

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者

其學博而精自天文地理律歷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

通其要為文簡質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王遜志字文敏惲之曾孫也以廕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隰州判官大寧縣尹擢陜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劾詹事布呼齊平章伊敦皆逆臣子孫當屏諸遐裔除大府少監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寛大不惟不死

且仍與官盡出詣官自言狀遜志艴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為以不合程式為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

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穠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為國子生時陳旅為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已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明年預修泰定明宗文

宗三朝實録後至元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
史臺掾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
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
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
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
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敘求進四曰
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
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道

又言江浙火災當賑卹及劾和爾果齊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為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

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贓吏多以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贓私雖父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

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況又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圖嚕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

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托克托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圖嚕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托克托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毋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

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往討括船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絶遵隨事處宜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為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絶米直翔踴民心皇皇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

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違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
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
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
近岸城頼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拜
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
下視若常事違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
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黄河為
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儲而

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揺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為之揮涕乃以入奏帝詔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倪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徳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

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
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
之柰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
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叅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
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政
喜曰大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陞中書左丞階資善大
夫分省彰徳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
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為遵及叅知政事趙中

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勅

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頴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遊

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讀學士郝彬薦為
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為掾
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
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為中國有人至治
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
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毫無擾泰定七年
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呼喇岱怙勢恣縱
妄為威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獨不為回撓

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天歴元年調江浙財
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大水民以菑告鑑損其賦什六七
勢家因而詭免者鑑覈實諭令首輸元統二年陞同僉
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今古凡禮樂度數名物罔不
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據經辯析詳明君
子多之後至元元年以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卒
年六十五追封譙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
者周卹恐後歴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

貲唯蓄書數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為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漢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黃金三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為何如人也淵伯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張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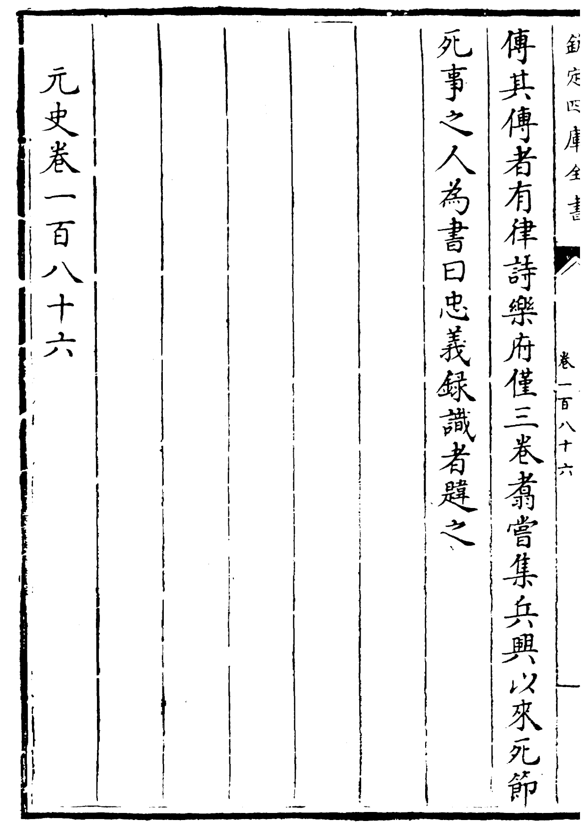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為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

縣典史又為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儁豪放不
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為憂翥一
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
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字安仁江東大儒
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
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翥學之
盡得其音律之奥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
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

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絶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為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吹斯戩曰張先生平

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吹斯戩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臨榮禄大夫博囉特穆爾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庫庫特穆爾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博囉特穆爾雖知之亦不以為怨也及博囉特穆爾既誅詔乃以翥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

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翁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葢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實喇卜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實喇卜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翁因相視大笑葢翁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為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稿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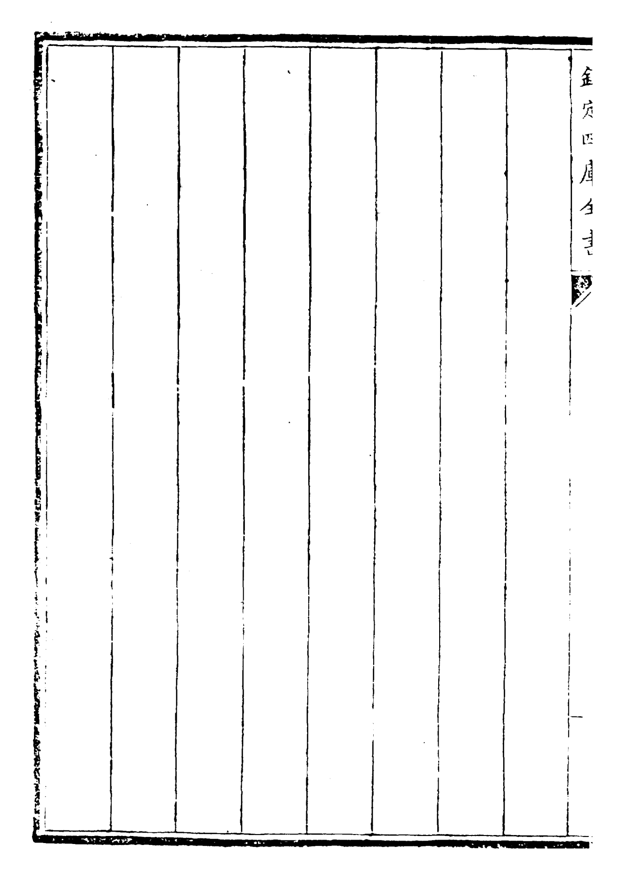
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翥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録識者韙之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張楨傳登元統二年進士第　原刻誤作元年按本紀順帝以至順四年六月即位十月改元元統未嘗開科二年三月乃詔科舉取士通鑑所書亦同今據改

曹鑑傳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考本紀泰定帝在位止五年此書七年應有訛誤然他無可考今識以闕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六十六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四

烏克遜良楨

烏克遜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資器絶人好讀書至治二年廕補江陰州判官尋丁内艱服除調婺州武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

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
定為令移泉州益以能稱轉延平判官拜陜西行臺監
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賣國不忠援
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拜劾御史中丞胡
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慴陞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解
去復起為監察御史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
自輔於是連疏天厯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
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

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暬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

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為綱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為目指摘

剴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宦者哈沙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宦寺結廷臣撓政為害可汰黜之憸佞側目至正四年召為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都事出為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拜八年復召為右司員外郎九年陞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還為郎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十一年拜治書侍御史陞中

書㕘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十三年陞左丞兼大司農卿仍同知經筵事時中書叅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志會軍餉不給請與右丞烏蘭哈達主屯田歲入二十萬石東宮久未建懇懇為言車駕幸上都始冊皇太子立詹事院驛召為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盜賊蠭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十四年

遷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賊張士誠既降復叛殺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趙璉進據高郵六合詔太師托克托總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洎叅議龔伯璲刑部主事盧山等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托克托兵柄遂有上變告伯璲等勸托克托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良楨簿對無所驗即日還中書左丞命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還中書十六年進階榮祿大夫賜玉帶一十七年除大司農明年陞右丞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

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灾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為奸舉明律者數人叅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晚歲病痱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

卷藏于家

賈魯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既長謀畧過人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恩授東平路儒學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魯居喪服闋起為太醫院都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為宋史局官書成選

魯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
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
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令先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
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
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
可否陞臺都事遷山北廉訪副使復召為工部郎中言
考工一十九事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
郡邑民居昬墊壯者流離帝甚患之遣使體驗仍督大

臣訪求治河方畧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横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舉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運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

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隷漕司八曰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九年太傅右丞相托克托復相論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羣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丞相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章領河南北

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萬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事見河渠志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帝適覽臺臣奏請褒托克托治河之績次論魯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賚金帛勑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托克托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

館并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托克托平徐州托克托既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同平章伊徹察喇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却樂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十三年五月壬午也伊徹察喇躬為治喪選士護柩還高平有旨賜交鈔五百錠以給葬事子稹

逯魯曾

逯魯曾字善止修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歴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機密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實封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羣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珍格無子不立其主時巴延為右丞相以為明宗之母伊奇哩氏可

以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古氏可以配享巳延問魯曾曰先朝旣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為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以妾后為正宮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噩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

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堯之母為帝嚳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嚳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已延璉之遂以珍格皇后配焉復拜監察御史劾塔斯哈雅昂吉爾太尉袞布巴勒右丞烏德美刑部尚書吉達布監察御史哈喇諤勒哲伊嚕布哈院使呂思誠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宗選法餘皆巴延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事上言

前巴延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令大小官
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郯王為巴延搆
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
郎悉辨正橫罹巴延所誣者遷宗正府郎中出為遼陽
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禮
部郎中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討徐州賊以官軍不
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為軍乃超遷魯曾資善大夫淮南
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平繼

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于軍

貢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官京師為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師泰早肄業國子學為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為掾尋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丁内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疑獄悉為詳讞

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濵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為史等所刼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為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

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鲁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高嘗為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舍姚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冤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為諸郡

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為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為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于浙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病原驗其貧富而均其徭

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豪貴以其不利於已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遷福建廉訪使居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泰又以選為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

達實特穆爾以便宜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蠧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戸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頼焉二十二年召為秘書卿行至杭之海寧得疾而卒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

若干卷行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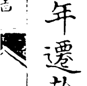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為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為言于武宗以為翰林待制後為皇太子説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為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

監伯琦為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嘗呼其字伯温而不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召入為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陞直學士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

人皆南士之望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大軍南討而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布曾等十人共劾奏之伯琦乃劾布曾等越分干譽布曾等皆坐左遷補郡判官由是公論不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兼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為江東肅政廉訪使長槍索諾木巴勒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國宜

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士誠既降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卒伯琦儀觀温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難而善於自保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眞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藁若干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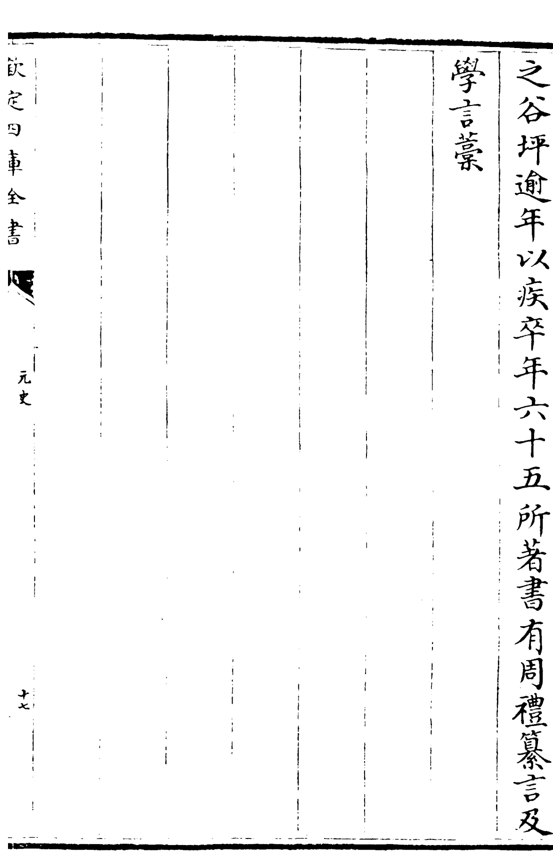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師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改禮部員外郎十

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為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叅政和尼齊兵部尚書黄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淛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兊鄭天瑞逌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迪率本部

兵與黄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黄於是建撫兩郡悉定是時叅知政事托迪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搆為飛語謂當與黄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供億平章和尼齊軍和尼齊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和尼齊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和

尼齊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
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托迪和尼齊等
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
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
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和
尼齊棄城遁當乃戴黄冠着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
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
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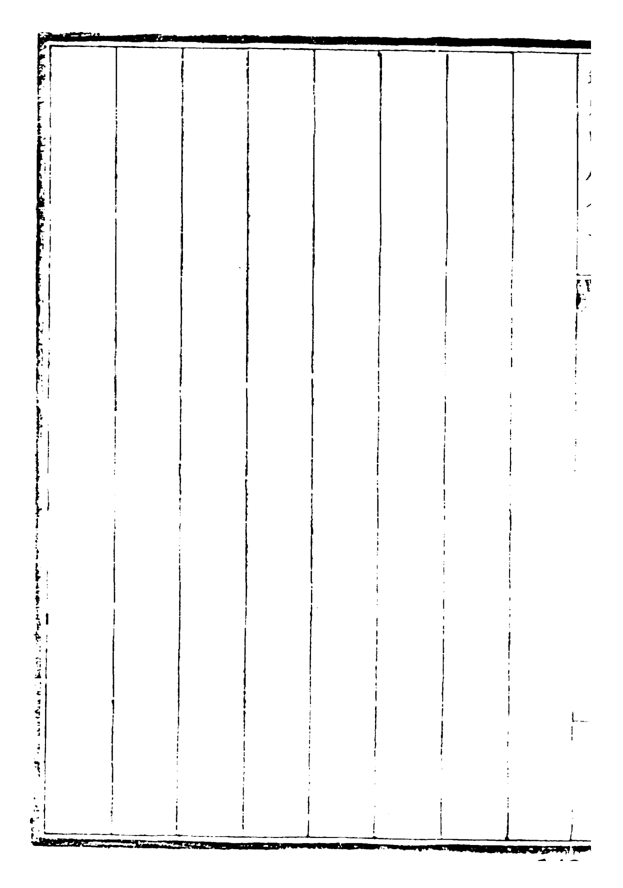
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藁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烏克遜良楨傳陞右丞　按宰相年表良楨自十三年至十七年終於左丞又順帝本紀十八年議團結西山寨命右丞達實特穆爾左丞烏克遜良楨總行提調是十八年尚為左丞也與傳俱不合

周伯琦傳陜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奏之　按本紀及托克托傳皆作十二人與此互異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五

董搏霄 弟昂霄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商賈於道為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

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人皆以為憤搏霄知之以言于
貞即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
除涇陽縣尹入為戸部主事陞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
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
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往往理寃獄革弊政才譽
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
平章嘉琿進征安豊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
朱皐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

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
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
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
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硐南我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
霄乃麾騎士别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
敵搏霄忽躍馬渡硐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
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
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

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嘉琿問摶霄計摶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州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鋭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琿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將曰諸君荷國家厚恩而臨難苟免令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摶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

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
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
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
行省乃假搏霄為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
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
兵至臨安新溪是為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
至呌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
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斾二千人

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為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復安吉

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既數日賊復
來窺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黄沙嶺賊帥梅元來
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
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内拔劍語
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
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蘄賊
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
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

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戸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托克托征髙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徳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平之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

糧且絶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皆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

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黄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

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

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
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
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布哷齊討之而
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
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
衆悉來鬬騎兵少卻至磵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
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
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

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旣旦城上兵皆下大開
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
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
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譖
於總兵太尉紐都爾噶令搏霄依前詔從布哷齊征益
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
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
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

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摶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摶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摶霄曰賊至當如何摶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劒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摶霄前捽而問曰汝為誰摶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推誠孝

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劉哈喇布哈

劉哈喇布哈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産有古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為特黙齊軍戸至正十二年潁亳盜起詔以台哈布哈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兵討之

哈喇布哈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台哈布哈大喜即辟為掾未幾除左右司都事台哈布哈以哈喇布哈嘗為特默齊有膂力善騎射俾統前入翼軍為先鋒將明號令信賞罰士皆樂為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達實巴圖爾軍潰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牟哈喇布哈軍於汴梁南彭子岡有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為賊所敗次中牟哈喇布哈曰賊既捷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夜

四皷賊從洧川渡河未知其所向哈喇布哈曰是必襲達實巴圖爾營耳我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精鋭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達實巴圖爾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喇布哈伏軍四起賊大敗盡俘獲之當是時達實巴圖爾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喇布哈功名與之相埒十八年山東毛貴率其賊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犯漷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

廷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陜衆議紛然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哈喇布哈時為同知樞密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於柳林大捷賊衆悉潰退走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喇布哈之功居多哈喇布哈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初哈喇布哈與信州人倪晦字孟晰同事台哈布哈為掾史晦涉書史精文墨機識警敏台哈布哈深委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喇布哈或有所論白多沮不行由是心銜台哈布哈及台哈布哈事

敗走詣哈喇布哈求援而哈喇布哈不能曲為保全乃縛台哈布哈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之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絶人善騎射襲父職為莒州翼千户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討賊邱太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把東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大山賊劉貴擒之

二年討永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祐二年寧都賊起行省命英率各萬戶軍討之賊勢甚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為不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从江浙平章張閭所領軍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遇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天歷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

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吴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英至賊皆就擒未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西行省右丞雅克特穆爾討之方是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巴咱爾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横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

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慰使布延布哈及憲司請恤典于朝有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為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

舒穆嚕宜孫　穆爾古蘇

舒穆魯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德爾吉人五世祖額森事太祖為御史大夫自有傳額森之曾孫曰繼祖字伯善襲父職為沿海上副萬戸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為學本於經術而兼通名法縱横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説見稱薦紳間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常借嫡弟厚孫廕襲父職為沿海上副萬戸守

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
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溫州宜孫即起任其
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
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
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為禦敵計十七年江
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
官總制處州分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
為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為照磨而宜孫又辟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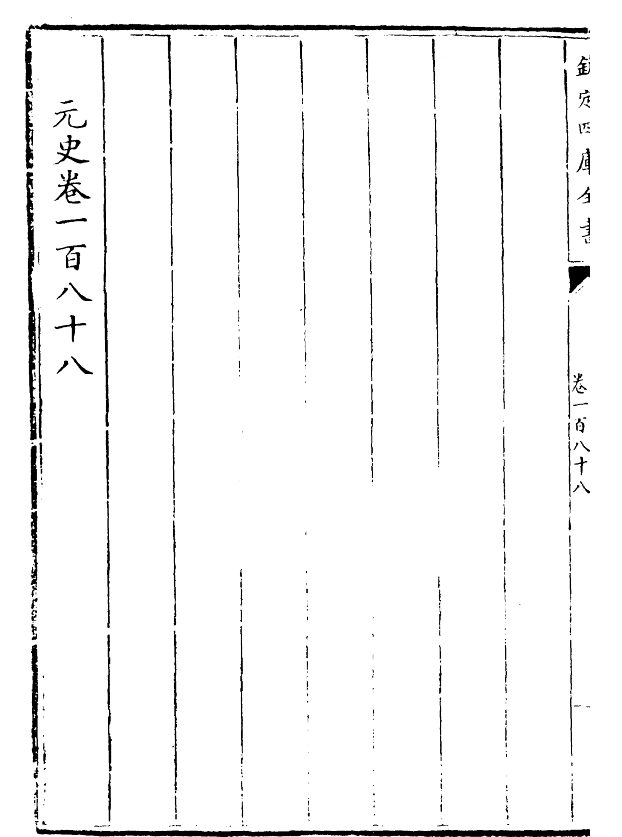
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當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為計相保守於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穆爾古蘇在紹興為稱首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蘭谿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

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鋭為之殿兵至婺與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為歎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為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推誠宣力効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上柱國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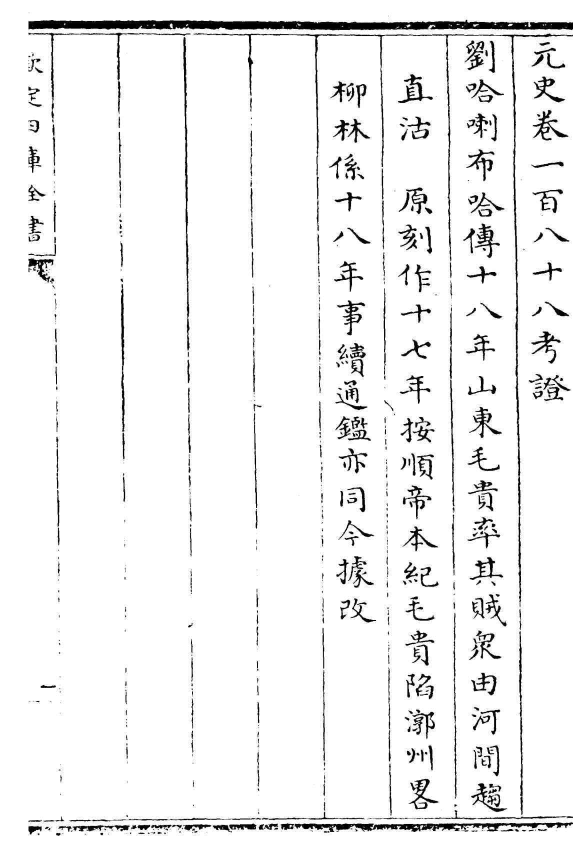
封越國公謚忠愍穆爾古蘇者寧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録事司達嚕噶齊苗軍主將楊諤勒哲在杭縱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强奪人馬者穆爾古蘇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穆爾古蘇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穆爾古蘇為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穆爾古蘇提兵擊之與舒穆嚕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

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穆爾古蘇保障紹興境內宴然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穆爾古蘇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黄中取上虞中還將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珠克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穆爾古蘇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穆爾古

蘇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撾死之斷其頭擲廁溷中城中民聞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黄中乃率其衆復讐盡殺拜珠克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獨留拜珠克不殺以告於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拜珠克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珍通糾言拜珠克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法不忠莫斯為甚宜稽諸彝典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珠克官職安置湖州而穆爾古蘇之寃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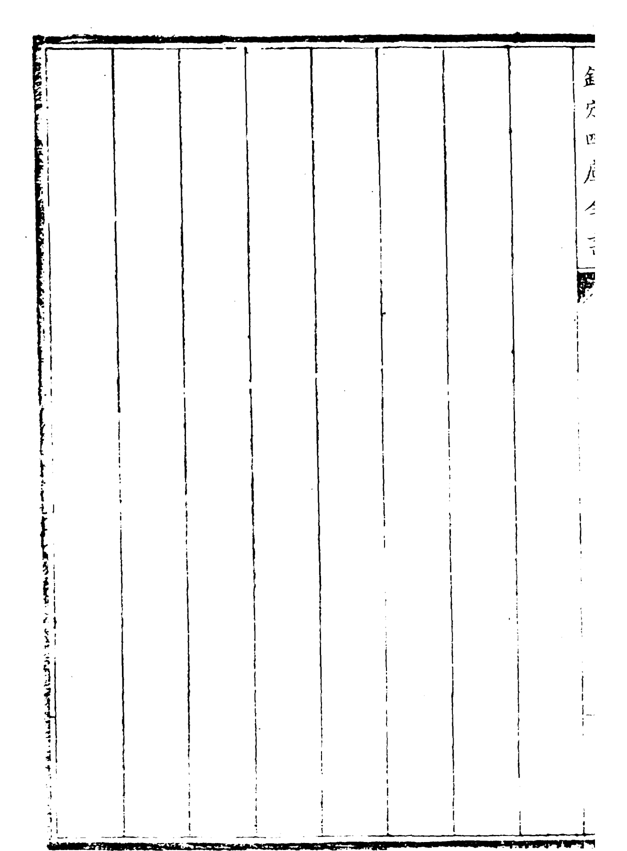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劉哈喇布哈傳十八年山東毛貴率其賊衆由河間趨直沽　原刻作十七年按順帝本紀毛貴陷灤州畧柳林係十八年事續通鑑亦同今據改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澯